

树与鸟

■ 陈通

文友锋哥在麻章区“南亚丽都”有套房子，住十楼，视野极佳。最难得的是楼下有两棵大榕树，是开发商在小区建设之初移植过来的，十年时间就长成了参天大树。每天清晨，无数的小鸟在枝叶间叽叽喳喳个不停，是说家长里短昨夜睡得怎样吗？他把这个情景拍成视频，发在他的公众号里，引发了网友的兴趣，一天的阅读量就突破了两三万。他说，他每天都在天籁之音里睁开眼，开始一天的写作与生活，非常惬意。我看了他的视频，听着那不停的啁啾声，回复他：“亭亭如盖，郁郁葱葱，充满天地灵气和无限生机！”

我羡慕他的幸福生活。那天，与他夫妇相约喝早茶，说起这个视频。他神色有点黯然，说，可惜，这两棵树木被去年那阵强台风吹倒了，再也听不见小鸟的歌声了。他望望酒店的窗外若有所思：“这些鸟儿不知飞哪里去啦，思念！”庆幸的是，开发商后来把倒下的树干锯掉，把树头扶正重新种下去，如今已经抽出新叶。我安慰他，古语云“树倒猢猻散”，实际上是“树倒鸟儿飞”，鸟儿与树木、森林有天然的紧密关系，树有果实，有虫子，能够给鸟儿提供食物，浓密的树枝树叶，遮天蔽日，夏天一片沁凉，冬天温暖如春，供鸟儿栖身。树木就是鸟儿的家园，是鸟儿的安乐窝，是鸟儿的天堂。鸟儿一年四季都离不开树木。你的爱情鸟虽然暂时飞走了，但是，等到树木重新葱茏，它们又会飞回来的。我期待！

我与树木有缘，这是我一直的想法。还写过一篇散文《木之缘》。我喜欢

种树，尤其喜欢种果树，种各种各样的果树。荔枝、龙眼、黄皮、山竹、杨梅、菠萝蜜、山稔子啥都种。我怀疑，我的上一辈子一定是一只小鸟，一只自由自在翱翔于天空的小鸟。人行天地，除了尊重自然规律，更要遵循自己的内心。

锋哥回应我，能够成为一只自由自在的小鸟，是多么美好的人生，这也是多少人的梦想啊！

我的乡下新屋，旁边就是一片浓密的树林，每天有各种各样的鸟儿出没。肥硕的胖胖的飞起来有点笨拙的是毛鸡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海康县（现雷州市）有个国营酒厂，专门生产“毛鸡酒”，当然，后来鸟儿都被国家保护起来，再也不能生产“毛鸡酒”，所以酒厂也早就关闭了。毛鸡的毛色很漂亮，深红色的羽毛掺杂着黑灰色的羽毛，红黑相间，脖子位置则围绕着珍珠的花点。它因为胖，飞行速度并不快。我曾经对堂弟阿伟说：“假如在开阔地带，我看你能追上它。”有一种黑色的小鸟，是大自然的歌手，声音清脆悦耳。它有时站在院子的围墙上引吭，有时站在围墙上方的电线上高歌，仿佛在诉说着它的幸福生活。最神奇的是，有一种比毛鸡还大的小鸟，羽毛花白，间隔着一些灰色，尾巴翘得高高的。许多个清晨，飞到我二楼的卧室阳台上，用嘴巴“咚咚咚”地敲窗，声音很大，乃至我疑惑是谁这么早就来打扰我，它是提醒我早点起床吗？还是想告诉我其他事情？可惜我不懂“鸟语”，一时参详不透。大自然的密码有趣且深奥。

中秋月，故乡情

■ 王奇文

又是一轮中秋圆月，撩动了我的浓浓的故乡情，也剥开了丝丝的惆怅，揭开了点点思念。一个电话，激起我热烈的期盼和遐想；一串乡音，涌起了缕缕温馨，描绘了淡淡的家园美景，泛起了片片回想。

童年的中秋，用“盼”字来形容最恰当不过了。那时我住在粤西农村的一个老宅里。秋风来了，凉快替代了酷热，中秋的脚步渐近了。说到“中秋”，那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孩童的我，对母亲和面做饼子的记忆是极为深刻的。

母亲把些许花生油和面粉糅合在一起，慢慢搓成团，面团泛起温润的光。面皮在掌心摊开，放进预先准备好的花生仁、去核的枣子和白糖等馅料，再将包好馅的面团按进有花纹的饼印里，敲出来，饼上便有了图案花斑，中间“团圆”二字格外醒目。灶膛里旺火烧起来，镬头里的饼子，慢慢鼓起，丝丝缕缕的香气从镬盖边缝溢出来。我坐在门槛边不停地咽口水，恨不得飞过去，揭开盖，抓一个吞下去。

父亲赶集时也会买些“猪笠饼”回来。经济宽裕的人家，会买封纸包装的“四头饼”，或像我母亲一样磨粉做饼子，待中秋拜神赏月时用。家家户户宰鸡杀鸭，那时虽然没有现在的大月饼，过节气氛却浓厚，幸福满满。按农村习俗，中秋还少不了备办三牲敬月神，祈祷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人月两圆。童年的中秋是盼来的，掰着指头数日子，把弯月盼圆，把离家的人盼到团圆。

俗话说，“人怕中秋，月怕十五。”对于离家的人来说，中秋尤感孤独，岁月流逝容易伤感。长大后，外出求学，到省城做事，中秋便成了我怕过的节日。怕中秋月亮不圆？怕中秋月饼不甜？不是。是怕那一份“团圆”不圆，那份

“独在异乡为异客”的孤单，是怕那份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的惦念。

电话那头，传来千里之外母亲的牵挂话语：月亮好看吗？吃月饼没有？跟朋友一起过节吗？我说：都有，勿挂孩儿。抬头望明月，圆月知我心，顿时眼泪簌簌而下。对着那空荡荡的卧室，思念家人。月光洒在窗台上，窗外的月亮一样的圆，一样的亮，照着万家灯火，也照着孤独的我。想起童年过中秋的热闹场景，而今的冷清和节日有点格格不入，更觉孤单。

月是故乡明，人是故乡亲。现在时代不同了，人们对中秋节更为重视。电话的那头，传来亲人的声音：中秋回家吗？几时回？想你们了，想看看小孙子了……这边思念的声音念叨着，那边高速公路免费，一家回来更方便。要不坐高铁，乘飞机，中秋也有了回家团聚的特定假期。

于是，山长水远，也挡不住归心。不少家庭携儿带女，千里迢迢回到故乡与亲人团聚，多少双热忱的眼睛望向路口，多少个焦急的等待的身影守在路口，只要听到小车喇叭声响，小孩快步奔跑，大人喜出望外，朝同一个方向迎去。一家人围桌同吃一个月饼，共进一顿晚餐，欢欢喜喜，不亦乐乎。

夜幕降临，月亮悄悄露出圆脸。千家万户忙着张罗赏月，茶香四溢，饼甜如蜜，满天清辉洒落。中秋拨响了美丽的音符，跳动着壮美的旋律。抬头望向夜空，一轮圆月爬上中天，皎洁明亮，像极了家乡的拖罗饼。

穷尽半生，游子返乡，两鬓虽斑白，归来仍少年。中秋的月亮，团圆的期盼，是永恒不变的主题。月饼年年吃，月亮年年看，亲人年年聚。又是一年中秋至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

通儒里记

■ 阮传孟

曹江镇满坑村，有自然村名冷水铺。村前鉴江汤汤向南奔流，一脉泉水常年清冽，“冷水”之名由此而来。粤西乡野，千年沐洗夫人保境安民的遗风，寻常街巷之间，自有一股沉静刚健的气韵。

夏末黄昏，我沿鉴江骑行，本无定向，却在一处山坡前驻下脚步。

山不算高，本地人唤作白坟岭。一株古榕横展浓荫数丈，沉沉绿意漫铺开来。榕荫旁，一座水泥牌坊静静伫立，匾额上“通儒里”（实则为“儒”简化字）里“三字端凝厚重。坊内立碑一方，碑额题为《重建通儒里序》，碑文字迹尚可辨识，日期为1996年。江风穿坊而过，拂过碑面，吹动榕树垂落的气根，如帘幔轻轻摇曳。

我蹲下身，逐字品读碑文。

文字记述的，是本地乡贤杨廷桂的生平。杨廷桂，字天馥，自号冷渔，生于嘉庆九年，即1804年。那一年，拿破仑在欧洲加冕称帝，远方大陆风云激荡；而鉴江之畔这座岭南村落，一名寒门书生呱呱坠地。他将以一生坚守，把“通儒”二字，深深镌刻进这片土地的文脉。

杨廷桂自幼颖悟，博闻强识，遍览经史百家，尤重经世致用之学。道光十四年，三十岁的他赴广州参加乡试，考中甲午科举人。此后两次北上京师会试，皆落第而归。首次北行，他取道湘鄂豫鲁；南归之时，又绕行苏皖赣。数千里舟车辗转，一路察山河形胜、记民间疾苦，写成《北行日记》《南还日记》。梅关古道上“行旅如蚁，挤拥如观剧”，黄河渡口洪波浩荡，河面阔达三里——一名岭海书生眼中的晚清山河，就这样一页页留存于笔墨之间。

会试不售，他不再汲汲于功名，转身回乡传道授业。先后主讲文书书院、近圣书院，数十年春风化雨，桃李广布粤西。他为近圣书院题写的楹联流传至今，恰是其一生的精神写照：果能立其大乎，涵养性天，经纶宇宙；否亦严于小者，精研章句，整饬衣冠。

联语道出读书人的两层境界：若得施展抱负之机，便当涵养本心、经世济民；倘若时运不济，亦当深耕典籍、端谨修身。理想不妨高远，根基必须扎进乡泥土土。

杨廷桂嗜书成痴。平生所得，不置良田、不蓄金银，尽数换作典籍。囊中拮据之时，甚至典当衣衫购书。咸丰六年，鉴江大水，洪水漫入冷水铺，数十年搜集的万卷藏书，一夜之间尽付洪流。半生心血，随江水漂逝。

伫立碑前，我遥想当年秋日景象。洪水退去，满目狼藉。年过五旬的读书人站在淤泥之中，眼睁睁看着

藏书化为乌有。换作旁人，难免意气消沉。碑文却记载，他迁居邻村苍地，多方搜求典籍，再度聚书数千卷，将居所命名为书苍地。书卷散佚尚可再求，屋宇倾颓可以重修，读书人的风骨，绝不能被洪水冲垮。

这份坚韧的风骨，打动了远方一位藏书大家——陆心源。

陆心源，浙江归安人，晚清四大藏书家之一，绍宋楼藏书富甲海内。同治年间，他出任高廉道。他与杨廷桂并无深交，却郑重题其居为“通儒里”，并在鉴江古道旁建造通儒里坊。“通儒”二字，是一代藏书大家，献给乡野学者最高的敬意。

我绕牌坊缓步一周，重回碑前。碑文后半段记载的往事，更令人动容。同治二年，太平军攻占信宜，兵锋直逼高州府城。城内官民四散奔逃，兵寡饷竭，官吏束手无策。彼时杨廷桂已年届六十，携家眷入城，誓与府城共存。有人劝他避祸远走，他厉声回绝；又含泪劝说城中富绅毁家纾难，飞书向官府求援。高州城终得保全，地方志书留下寥寥四字：“廷桂力也。”

一书生，典籍为洪水所毁，便重新搜集；城池危在旦夕，则以身守护。学问与气节，在他身上融为一体，不可分割。

光绪十年，杨廷桂辞世，享年八十。门下弟子整理遗稿上报国史馆，其事迹载入《文苑传》。可惜大半著作毁于咸丰大水，流传后世者为数不多。

我坐在牌坊周边砖墙之上，翻开随身笔记本，抄录碑文末尾数行。日影西斜，夕阳将牌坊长长的影子铺落在草地上。江风依旧，不疾不徐，从鉴江方向缓缓吹来。

辞别之际，我回头凝望。白坟岭不高，牌坊亦不巍峨，安稳矗立在乡野之间，宛若读书人躬身揖礼的姿态。一百五十余年光阴流转，这份姿态，始终未改。

通儒里，从来不止一座牌坊、一方匾额。它是洪水退去后，老者四处访求典籍、再聚书卷的身影；是花甲之年，书生携眷入危城、以身护城的背影；是书院里那句“涵养性天，经纶宇宙”的楹联；是鉴江边寒门子弟，以一生守护的斯文与尊严。

洗夫人以巾幗之身护一方安宁，是这片土地的刚骨；杨廷桂以一介书生守护文脉城垣，是这片土地的温血。刚骨与温血相融，方造就粤西乡土之中，那份不显张扬、却绵延不绝的精气神。

暮色渐浓，牌坊轮廓慢慢融入薄暮。远处鉴江奔流不息，仿佛低声吟诵碑上文字，代代相传。



快捷投稿
扫码关注



夕海拾贝。叶泽 摄